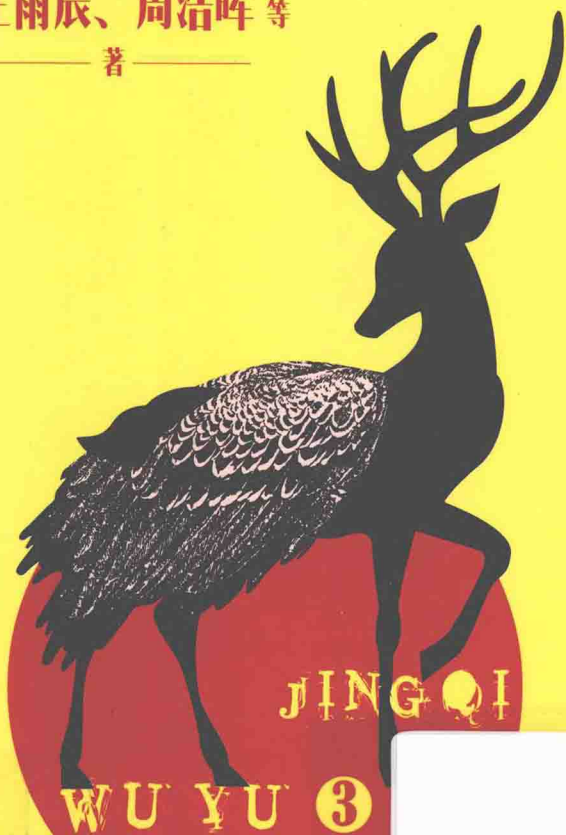


惊奇物语³

王雨辰、周浩晖 等

著



最恣意汪洋的想象
最脑洞大开的情节
有料反转精悍畅爽

15

超好看



王雨辰、周浩晖等
—— 著 ——

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惊奇物语. 3 / 王雨辰等著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5.6

ISBN 978-7-5502-5443-5

I. ①惊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13478号

惊奇物语. 3

作者: 王雨辰等

选题策划: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 夏应鹏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268千字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 印张17

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5443-5

定价: 32.8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目录

超级悬念·

002
023
034
059

妖怪海滩 文/傅汛
死亡转轴 文/烟合
局内人 文/王雨辰
捉迷藏 文/烟合



都市奇谭·

070
074
091
104

夜泳 文/傅汛
非常突然 文/阿难
另一面镜子 文/夏阳
弥补 文/猫郎君



科幻空间·

108
126
143

每个器官都是有用的 文/夜先生
已删除 文/顾适
占卜机器人事件 文/刘栋



C O N T E N T S

惊奇档案·



盘玉的人	文/里八神	152
龙尾麟	文/阴阳眼	156
木人症	文/傅汛	163
章陆	文/锦翼	167
销金	文/秋伐	174
赌石	文/公纸木	179

传奇狂想·



天生杀人狂	文/丁小阔	188
大荒	文/北冥有鱼	204
握手	文/苏伐	210

食客物语·

惜鳞鱼	文/周浩晖	232
西施笑	文/周浩晖	243





超级悬念

妖怪海滩
文·傅汛

死亡转轴
文·姻合

局内人
文·王雨辰

捉迷藏
文·姻合

妖怪海滩

文/傅汛





1

“明天周六，一起去东岸海滩玩吧！”

安琳双手放在背后静静站着，等待着廖天的答复。在她身后，路两旁金黄色的稻浪连接着无边的蓝天，她那身随风飘动的白色连衣裙成了这幅画卷中最跳跃的色彩。

对于廖天来说，这样的风景应该只有梦中才能见到。尤其安琳嘴边挂着的那抹微笑，更加深了这份虚幻感。他紧抓着书包背带，原地呆立。

和廖天同在初二（2）班的安琳是半年前从城里转学过来的，聪慧的她不仅容貌清丽，性格也可爱，很快成了班里同学瞩目的焦点。虽然还只是初中生，但已有不少男生流连在她周围。

这种朦胧的情感同样在廖天的内心深处扎根，但生性懦弱的他连和安琳靠近都会紧张，更不用说凑上去说话了。他只会回家的路上看到安琳时放慢脚步，走在她身后二三十米远处。对他来说，这已经是足够奢侈的距离了。离得太近，恐怕会脸红心跳，露出马脚。

这一次却有些不同。走到这段田间道路时，安琳突然转身跑过来，对极少交流的他说了这么一句。

“你说要去……东岸海滩？”廖天脱口而出。

东岸海滩离这个靠海小镇不远，本来只是一片很普通的滩涂，但因海滩上生长着此地特有的红绡草而出名。红绡草是半人高的草本植物，它笔直的茎上生长着层层叠叠数十片圆形的叶片。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传说，说红绡草能给恋人带来祝福，相爱的两人一起数一株红绡草的叶片，如果数到的数目是双数的话，那这一段恋情就能天长地久。是不是有成功实例已无从考证，但人们还是愿意相信这美丽的传说，为此还有恋人专门从外地赶来。

“没错啊。对了，廖天你是本地人，应该去过吧？”安琳依然保持着微笑说话。

“不，我……没去过。”



廖天从小在这片土地上长大，家离海边不过十来公里，他却从来没去过那片海滩，原因是——从小父母就不准他去。

“那明天我们几个人一起去吧！很想去那里玩一次。明天天气好像不错，还可以去海边游泳。”

安琳落落大方地讲起缘由，但廖天听到“游泳”二字后，忙把视线从她身上移开，生怕因产生联想而脸红耳热。

“那……还有谁一起吗？”

“芮雪也去。”

芮雪也是廖天的同班同学，她是在廖天念小学的时候举家搬过来的，两人是很亲密的朋友。听到是好友同去，廖天立即答应下来：“好、好啊。”

“那一言为定哦！明天上午9点我们在滨海1线的车站集合，不见不散。”见到廖天点头答应，安琳的笑容盛放得更灿烂了。

直到前方安琳的身影变得模糊，廖天才想起自己其实可以和她一起走的。刚才发生的事对他冲击太大，简直如做梦一般。往回走的时候，廖天故意重重地踩下脚步，水泥路面把力道反馈回来，脚底阵阵发痛，这才让他明确意识到不是在做梦。

“妈，我明天要和同学一起去东岸海滩游泳。”

晚饭的餐桌上，廖天嘴里嚼着饭和煎蛋，口齿不清地向坐在对面的母亲汇报。父亲在城里打工，这个家平日里只有他们母子二人，有什么事廖天一定会先告诉母亲。

母亲端着饭碗的手放低了，微皱起眉定格了几秒，最后冷冷地丢下两个字：“不行。”

“为什么不行？我又不是一个人去那边！”

能和心仪的女孩子出游是多难得的机会！廖天咽下还没嚼透的饭菜，站起身抗议起来。

“不行就是不行！”

“妈！你怎么这样啊？！除非你有理由说服我，不然这次我不听你的！”

母亲似乎挣扎了许久，才决定和盘托出。她示意儿子坐下，淡然的语气说出的



却是令人惊异的话语。

“那是因为……东岸海滩上有妖怪。”

“啊？什么？”廖天差点笑出声来，“妈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你要编也编点可信的吧！”

“是真的。”母亲的脸上阴霾笼罩，眼神中看不出一丝玩笑的成分，“这事当地的老人都知道。这妖怪来自海里，每年农历八月初随着大潮而来，在海滩徘徊觅食。前几天是中秋，现在正值农历八月。”

看着母亲煞有介事地讲述，廖天有些不确定起来，只有先听完再判断。

“那妖怪有一双尖牙，喜欢咬破人的脑壳吸食脑髓。最可怕的是它吸食了脑髓后还会变成死者的样子，去祸害他的亲人朋友。”

廖天还是不信：“这么可怕？那为什么这里的人不搬走？”

“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，哪儿那么容易说走就走？妖怪在八月过后就会随着退潮回到海里，只要不在这段时间去海滩就没事。所以，一直以来受其害的本地居民并不多，多数是外地来的游客。说来也怪，妖怪要是在这一年吃了人的话，田里就会有好收成，所以，本地人对外都不宣扬这事。”

“那这里的人也太卑鄙了……”廖天不以为然地小声嘀咕起来。

“你别不信。不说别人，你爷爷就曾经遇到过那个妖怪。”

“真的？”提到几年前过世的爷爷，廖天忽地抬起头来。

见到儿子流露出好奇，母亲笑了笑，讲起那段从丈夫那里听来的故事。

“那时候你爷爷还年轻，喜欢喝酒赌博，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‘敢不敢和我打赌’。有一次他喝了酒，在八月误闯了东岸海滩，遭遇了妖怪。他无力逃脱，就在妖怪要对他下手时，情急之间说出了那句口头禅——敢不敢和我打赌？大概是觉得有意思吧，妖怪真的停手，问打什么赌。你爷爷看到远处沙滩上有个小孩子在捡贝壳，每走上一段路就会弯腰去捡脚下的贝壳，于是对妖怪说：‘我们来猜那孩子接下来走几步会捡到下一个贝壳怎样？各自报一个数字，谁的答案和事实接近，谁就赢了。你赢了的话可以吃掉我，我赢了的话你就放我走。’妖怪很爽快地答应了，但要求由它先猜，随后报出了33这个数字。爷爷很奇怪它怎么得出的这个数字，他凝神细看，发现在小孩子行走的路线前方有一个很不起眼的小黑点，那一定是半个



埋在沙土里的贝壳。妖怪的眼力极好，目测出小孩子会走的步数，报出了准确的数字。爷爷即使紧挨着33报一个数字还是有可能输。”

“但爷爷最后还是赢了吧，他是怎么赢的？”廖天的眼里冒出期待的光，忍不住出声打断母亲的话。

“呵呵，原因很简单。当时你爷爷报了20这个数字，等那孩子走到接近20步的时候，他抓起身边沙土中的一个贝壳，往孩子那里扔了过去。孩子虽然被吓了一跳，但还是停下来捡起了贝壳。于是你爷爷就赢了。”

说到最后，母子二人会心地笑起来。对于廖天来说，不论这是真是假，至少是个好故事。

2

周六上午，廖天还是趁母亲出门的时候溜了出来，在约定的车站等候安琳和芮雪。虽然昨晚母亲叮嘱过他，但一觉醒来，还是没什么真实感。他心里明白，妖怪什么的，一定是母亲怕自己游泳发生意外才编出来吓人的。

9点时两个女孩子准时联袂而来。安琳今天穿的是宽松T恤配浅蓝色牛仔短裙，手里拎着放换洗衣物的小号旅行包，长发扎成了马尾，看上去活力十足。远远看到她走来就有心跳加速的感觉。

“喂！你这家伙真的来了啊！”

直到胸口被人用手指戳了一下，廖天才从恍惚中清醒过来。会这样对他动手动脚的必是芮雪无疑。圆脸的芮雪配上童花头的造型，虽然长得不如安琳漂亮，但性格直爽的她在男生中也有着一定的人气，但对于廖天来说她只是哥们儿一样的存在。

“我跟他说好的，他当然会来啊！”没等廖天说话，安琳笑着走来把话接过。

“我们安大美女果然魅力十足，连老实巴交的阿天都一叫就到。嘻嘻嘻……”

“你胡说什么呀！他是知道你要来所以才来的，对不对廖天？”



面对这样的问题，廖天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，嗫嚅了半天也没说出一句整话。还好两个女孩子嬉笑着打闹，没人注意他已经窘得通红的脸。

身后传来汽车喇叭声，去海滩的公交车来了。

上车后安琳和芮雪坐在右侧的双人座上，廖天坐在左侧同一排的空座上，隔着身边的乘客，他偷眼看向她们那里。安琳边上的车窗开着，吹入的风带着夏末乡间特有的烧瓜藤的烟味。她的长发在风中拂动，迎着风眯起眼的脸上，似乎带着一丝笑意。

对于安琳安排这次小小旅行的目的，廖天至今想不明白。心里虽然有期待的答案，但也只是一闪而过。明知不可能，心里面却暗自期待着。唉，十四岁的少年！

再次看向暗恋对象时，廖天察觉有另一道目光也汇集向那里。刚上车的一个秃顶中年人也在看安琳。不过他目光的焦点投落在安琳宽大的T恤领口上。同样十四岁的安琳有着比同龄女孩子更曼妙的身材，从宽松的领口能看到她一部分发育良好的胸部。廖天着急地连连咳嗽。安琳并没有因此警觉，倒是那个中年人察觉到自己的失态，装作若无其事地往车子后部挪了过去。

很快又到了下一站，再次启动时，一个和廖天差不多年纪、高大帅气的男生上了车，他毫不迟疑地直奔芮雪、安琳后面刚空出来的座位。安琳则微笑着回头对他招手，又向另一边的廖天招呼：“我介绍一下吧。他是4班的邹亦梁，这次也和我们一起去海边。”

邹亦梁也向廖天挥手，笑起来的眼睛眯成了弯月。他是很讨人喜欢的男生类型。

廖天在座位上欠了欠身后，默默闭上眼睛，隐隐察觉到了什么。

车内没有其他人说话，那一侧三个人的说话声很清晰地传过来。

“你倒是挺准时，我还担心你会错过这班车呢。”安琳的声音在问。

“我一早就溜出来了，还多等了一班呢。说来奇怪，奶奶不准我来，说海滩上有妖怪什么的。”邹亦梁说。

“怎么可能？我姐他们上个月还去过呢，还不都平安回来了？”芮雪插嘴说。

“就是啊！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这么骗小孩子。”还是邹亦梁。

“因为你本来就是小孩子嘛！”安琳又笑着说。

听着那三个人的说笑声，廖天的心慢慢冷却下来。他明白了安琳叫上自己同行的原因。

本以为自己是主角，临上场时才得知只是跑龙套。这么般配的安琳和邹亦梁，才是内定的男女主角吧。

注定不幸的开场。随着情节的推进，等一下跑龙套的还要旁观男女主角的感情戏吧……

车厢内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打断了廖天内心的愤懑，芮雪很快把接通的手机递到廖天这边：“是伯母找你呢，好像很急的样子。”

廖天不像班上其他同学那样备有手机，母亲找他的话有时会打好友芮雪的手机。

电话那头，母亲的声音听上去很焦急：“你去哪儿了？是不是偷跑去了妖怪海滩？不是跟你说不能去吗？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？！”

廖天默默听完母亲的责备，把手机还给芮雪后，已经做好了决定。车再次靠站时，他起身离座，对着三个人所在的方向说：“家里有急事，我不去海滩了。”说完头也不回地下了车。

直到车子发动，还能听到车窗里传出的安琳和芮雪喊他的声音。廖天在车下一直背对着他们往前走，没有回应。车子远去，安琳的声音还在耳边回荡：

“廖天！不是说好一起去的吗？”

鼻子忽然酸涩起来，有种想哭的冲动。但好像又没有哭的理由。只是不去海滩玩而已，这也值得哭吗？只是不跑这个龙套而已，这也值得哭吗？

空旷的大路上，少年小小的身影高呼狂奔着。

3

再次见到安琳，是隔了一天后的周一，她破天荒地迟到了。

早早穿上长袖衣裤的安琳，低着头走进已经开始早自习的教室，轻轻拉出自己



的椅子坐下。虽然书本放在桌上，但视线一直没在上面停留过。她看的似乎是空气中某个无形的点。课间的时候，她也不像往常一样出现在人群最集中的地方，而是安静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，就像和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了。

坐在相邻一排的廖天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，尽管早就告诉自己不要再关心她的事情，但心里还是泛起层层疑问。

同学们认为她身体不好或者心情不佳，都没过来打扰，但廖天不这么认为。那天在海滩上，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。

午休的时候，廖天在楼梯拐角处拉住芮雪，旁敲侧击问安琳的事。

“阿雪，你们……周六在海边玩得开心吗？”

“开心啊！”一说到这个，芮雪的脸上就泛起笑意，她给了廖天的肩膀一拳，“你怎么搞的啊？突然就下车，我和安琳叫你都不理！”

“我……不是说过了吗，家里有急事，去不了。”

“哼！说话不算话的人！”

“不用为我这点事生气吧！在海滩上，安琳她……没发生什么不开心的事吧？”

“安琳吗？我们没有一直在一起啊，所以不太清楚……安琳她怎么了？”

显而易见，安琳是和邹亦梁在一起，芮雪靠边闪了。而且芮雪今天心情似乎不错，竟然没注意到安琳的异常。廖天摇摇头说没事，跟在几个同学后面，垂头丧气地回了教室。

芮雪不知道的话，那只有去问和安琳在一起的人了。

放学后，廖天拎起早已整理好的书包，第一个冲出了教室。

在一阵嬉笑声中，邹亦梁和几个拿着篮球的高大学生走出4班门口，下楼后直奔校外，似乎要去哪里打球。他完全没有注意到边上廖天的存在。

廖天没有勇气冲上去叫住一个不熟的人，只能看着他的背影远去。现在的他还不知道，这是他见邹亦梁的最后一面。

回家的路上又见走在前面的安琳。她低着头走得很慢。以往有节奏的脚步，跃动的头发，现在全都不见了。田间沙沙的稻浪声衬托着夕阳下落寞的背影。

明明只要跑上去问一声就能解开心中的疑惑，但廖天就是做不到。经过前天的

事情，他觉得两人的距离更加遥远，就像已经在不同的世界。少女的身影最终消失在层层稻浪后，留下身后数十米远处孤身的少年。

邹亦梁的死讯是第二天一大早在班里传开的。他的家人一大早在房间里发现了他倒在血泊中的尸体。因为房间的门锁遭到破坏，家人怀疑有人从外部侵入加害，打电话报了警。

虽然跟邹亦梁不算熟，甚至还有点嫉恨，但昨天还活生生的一个人突然死去，这对廖天实在是个不小的冲击。

身后的惊叫声把发呆的廖天惊醒，竟然是芮雪晕倒在地。乱哄哄的教室炸开了锅，脚步声、呼喊声此起彼伏。幸好有班干部站出来指挥大家抬起芮雪去校医务室。

担心好友安危的廖天跟着同学们出了教室，走了几步后，他察觉到了异样。人流拥出教室的同时，有一个人却如磐石般一动不动地坐在座位上，和人流形成鲜明的对比。走过安琳座位时，廖天扭头看了她一眼，那双空洞的眼神让他后背一阵恶寒。

芮雪经过治疗后很快恢复了意识，校医说她受到的打击太大导致身体虚脱，最好在家休养几天。第二天芮雪果然没来上课，廖天在学校走廊遇到了芮雪的姐姐芮虹，向她问起好友的情况。

身材瘦高的芮虹就读高一，性格比芮雪还像男孩子，但待人亲切。看到廖天担忧的样子，她收起原本的忧色，像对待弟弟一样安慰起廖天：“阿雪在家休养呢，身体还好，不过总是心神不宁的样子，好几次叫出邹亦梁的名字，还提起了什么……营地。”

廖天很清楚“营地”指的是什么。那是某处山坡下一个废弃的防空洞，廖天和芮雪小时候常在里面储藏玩具、图书之类的“宝物”。读中学后他们几乎没去过那里，现在病中的芮雪突然提到，实在让人奇怪。

虽然已经没有秘密可言，但因为两人小时候有过约定，廖天还是没对芮虹说起“营地”的事。确认好友已经不要紧，他放下心，踏着上课铃声跑向自己的教室。



4

这一天放学后，廖天没有像往常一样直接回家，而是独自去了那个隐蔽的防空洞。理由他自己也说不清，也许只是来了想旧地重游的冲动。

走过大片秋收后的农田，再穿过一片小树林，那个长满杂草的小山坡就在前方不远处。

拨开垂挂下来的藤蔓，推开防空洞没有上锁的铁门，靠着隐蔽的通风口射入的微光，能大致看清洞内的景物。洞内是个水泥内壁的长方形房间，陈设只有西侧角落的两个大木箱和东侧的一个破旧的铁柜。木箱里曾放过廖天的几样玩具，柜子是芮雪独用的，她禁止廖天打开。

廖天忽然很想看看芮雪小时候的秘密，便走向比自己还高一点的柜子，拨开柜门上的开关探头往里张望。柜子里空荡荡的，只有角落里放着什么东西，由于光照角度的关系看不清。他索性踏进柜子里想把东西拿出来，不巧的是柜子一晃，柜门自动关上了，随着“啪嗒”一声，门上的开关也落下了。廖天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被锁在柜子里，使劲推了几下柜门，但无法脱出。正当他想用力撞门的时候，外面忽然传来“嘎吱吱”的声响。

廖天的心弦一紧：这是开门的声音！但进来时没有把外面的铁门关上，除了这扇门，洞内还连着一个有木门的小房间，难道是那扇门被打开了？如果是的话……就是说防空洞里有人？

廖天首先想到的是芮雪。正要出声呼救，又猛然觉得不对。芮雪不是在家养病吗，怎么可能一个人跑来这里？他下意识地合上张大的嘴，把耳朵贴近门边缝隙，听外面的动静。

“嗒——嗒——嗒——”很缓慢的步调，听上去像趿着鞋走路的声音，正从洞的深处走近。这诡异的脚步声怎么听都不像是芮雪的。

“咔嚓！”从洞内传出轻微的碰撞声，大概是刚才的木门自动关上了。脚步声停了几秒后，又继续走起来，“嗒——嗒——”

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廖天的心跳频率也越来越快起来。还好外面的人并没有再停



留，经过柜子往洞门口的方向走去。

廖天松了一口气，有种警报解除了的感觉。想象一下当年在这个防空洞里躲避空袭的人应该也没这么紧张过吧。柜子里安静得好像可以听到自己心跳变慢的声音。但是廖天马上察觉到其中的异常——太静了，脚步声没有了！走向门口的那个人停住了！

怎么回事？难道被发现了？但是洞里的东西自己几乎都没动过……

廖天的脑筋急转，很快发现了问题——铁门还是半开状态！这很明显是有人进来过的提示！

脚步声突然再度响起，“嗒嗒嗒”地急速朝柜子这边奔过来！然后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，柜子猛烈地摇晃了一下。廖天的心随着那一撞提到了嗓子眼儿。那个人……似乎把身体贴在了柜门上！

安静地持续了十几秒，然后传来衣服同柜门的摩擦声，那个人终于离开了柜子，似乎在考虑下一步该干什么。廖天靠着柜子的后壁，浑身颤抖不已。虽然不知道外面是谁，但能明显感觉到那股恶意，如果门被打开的话，自己一定不会有好下场。

“嘎吱吱——”这不是打开柜子开关的声音，而是类似粉笔滑过玻璃窗时发出的刺耳声响。声音发自柜门的左上方，然后向右下方延伸。停下后，听到了另一个轻微的声响。那是自鼻腔呼出气体的冷哼声！脚步声很快远去，最后传来“砰”的一声铁门关闭的声音。

足足等了一分多钟，廖天才开始尝试撞柜门。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老旧的开关终于被撞折。他踉跄几步跑到外面，看清洞内没别人，才松了口气，弯下腰咳嗽不止。柜子里的灰尘把他呛得半死。

柜门此时已经完全打开，里面只有几件破旧的小女孩的衣服，这已经不再吸引廖天的注意，他注意到的是柜门上刚添上的一道斜向的划痕。划痕的边缘铁质外翻，触目惊心。柜子外面的那个人究竟拿着什么样的利器？竟然可以割开金属的表面！

为了弄清刚才那人在这里干什么，廖天壮着胆朝里侧那扇木门走去。随着推开木门的嘎吱声，门后的景象在他眼前逐渐展现。屋内点燃的蜡烛照亮地面，那里一动不动地躺着一个娇小的身影，身下是一大摊血迹。廖天的心猛地一跳，他冲过去蹲下细看那人的脸。果然，地上的女孩子正是芮雪。